



Patriots.
A Novel of Survival in the
Coming Collapse

末日爱国者

[美] 詹姆斯·洛尔斯◎著
郝秀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末日爱国者

(美) 詹姆斯·洛尔斯 著

郝秀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opyright © 2009 by James Wesley Rawl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lysses Press, P.O.Box 3440, Berkeley, CA 94703,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爱国者 / (美) 洛尔斯 (Rawles, J. W.) 著; 郝秀玉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732-1

I. ①末… II. ①洛… ②郝…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1222号



幻象文库

末日爱国者

(美) 詹姆斯·洛尔斯 著; 郝秀玉 译

责任编辑: 李文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世纪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393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32-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第一章 危 机
23	第二章 老 友
37	第三章 万事俱备
60	第四章 全副武装
70	第五章 艰难时日
87	第六章 律师、枪炮和钞票
112	第七章 隐姓埋名
128	第八章 穷凶极恶
150	第九章 独行客
180	第十章 各自的生活
197	第十一章 破 晓
216	第十二章 圣殿骑士
233	第十三章 暖 春
249	第十四章 西北民军
263	第十五章 突 袭
275	第十六章 黄金无价
288	第十七章 离 别

目 录

299	第十八章 猎 骑
313	第十九章 浪 迹
329	第二十章 永 诀
338	第二十一章 邦 联
356	第二十二章 和平的根基
366	第二十三章 时过境迁
382	第二十四章 入 侵
396	第二十五章 撤 离
416	第二十六章 丹的战斗
429	第二十七章 埃博拉姆斯
445	第二十八章 不 屈
457	第二十九章 托瓦亚维湖
471	第三十章 牧场情报站
489	第三十一章 基恩团队
503	第三十二章 宪法修正案
512	第三十三章 有备无患

第一章 危机

现代社会并不一定要经历核战争才会崩溃，只要好好考察一些大城市的情况你就会明白。不管是洛杉矶、纽约，还是芝加哥，它们的水源地都在数百英里之外，一旦缺水，或者断粮、断电，只要很短时间，骚乱就会出现在这些城市的街头。我们的现代社会很脆弱，它高度依赖错综复杂的物流网络，来为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我们并不需要一场核战争来导致现代社会的衰亡，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古老的罗马人没有什么区别。

——吉恩·罗登贝里^①

起落架放下的瞬间，托德·格雷长出了一口气——快到家了。他乘坐的是一架七十座庞巴迪 CRJ-700 客机，现在是降落前的顺风段^②，

①尤金·吉恩·罗登贝里（1921—1991），著名美国电视编剧、制片人和未来学家，最富影响力的作品是科幻系列剧《星际迷航》。

②飞机降落前平行于跑道，与降落方向相反的那段航程。

发动机开始节流，以减少推力。托德从身边的舷窗向外望去，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熟悉的帕卢斯山脉连绵起伏的山梁，山下是整整齐齐的金色麦田。在这个季节，地里只剩下了短短的麦茬，早在十月初，麦秸就已经被运走。飞机落地后，襟翼翻开，发动机轰鸣着开始逆转，就这样停靠在了小小的普尔曼-莫斯科机场。这座机场位于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交界的地方，就在州境线的西边一点。飞机已经切换到了辅助动力系统，托德解开安全带，却并没有站起来。他不喜欢傻站在那里，看每个人准备自己的随身行李，傻等着机舱门打开，再等着前面的乘客一个一个出去。他宁愿多坐一会儿，等过道没人了再下飞机。他闭上眼睛，向上帝祈祷，然后开始回想过去七十二小时发生的事。

会议通知下得很迟，被通知到的人还必须到会。公司所有中级以上的客户经理都到了，有的甚至来自巴尔的摩那种小地方。托德·格雷和公司另外两位远程办公的雇员一样，也被管理层扯了进来。他们说，会议很重要，于是托德很敬业地带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一路开车从布维尔赶到普尔曼-莫斯科机场，乘飞机到西雅图，又从西雅图坐联航班机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他在机场租了一辆车，住进了万豪酒店。每个季度去芝加哥的时候，他通常都会住在万豪酒店。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芝加哥和爱达荷州有两个小时时差，他到酒店打开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了。新闻里有很多坏消息，他看了半小时电视，然后开始和芝加哥当地的朋友们打电话，发邮件。在电话和邮件里，他用了很紧急的措辞。好好睡了一觉之后，他开了一整天的会，从早上七点半的工作早餐开始。在伯顿-迈耶-斯罗恩公司，大型会议这么早开始，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开好这天的会，公司还聘请了两位外部顾问，一位是俄国人，来自佛罗里达，另一位是阿根廷人，来自纽约。这两位都被认为是高通胀问题的专家。他们都是执业经验丰富的会计师，也都亲身经历过自己国家的高通胀——三位数的通胀率。托德听一位中层经理说，这两位顾问当天的酬金高达两万美元。

那位经理还说，公司本打算再聘请一位津巴布韦专家，但这位先生无法出席，因为申请签证的时候被拒绝了。托德觉得很遗憾，他知道那个国家最近的年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一万五千，币制改革的时候直接从货币面值上去掉了十个零。津巴布韦专家对通胀问题的认识，肯定是世界领先级别的。

那位阿根廷专家来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名字叫做菲利浦·Y. 博尔德罗，他提供的有用信息比那个俄国人多得多。他讲起自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那时候的月度通胀率超过了百分之百，他还讲起了二〇〇二年的经济危机。随后他又说起劳尔·阿方辛总统的货币兑换法令，以一千比一的比例兑换旧币。他说，当时他们公司不得不每天计算汇率，以回避通胀造成的损失。涉及大型交易的时候，甚至一天计算两次。他详细描述了公司内部的运营方式，包括如何将资金存入“当日账户”，以及如何尽快将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以免它们被“厄尔因佛诺”吞噬。“厄尔因佛诺”是当地人对通胀的称呼，本意是地狱，意思是说，通胀是用邪恶的火焰吞噬阿根廷比索的无底深渊。

那个俄国人足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一进门就大声道歉，说什么飞机晚点之类的理由。托德自言自语地说：“胡扯！他就不能提前一天到吗？住宿费我们都给报销。我们给了这家伙两万美金，他都不能准时一次！”

坐在他旁边的经理听到了，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那位阿根廷专家冷静而含蓄，但这位俄罗斯专家完全相反，非常喜欢夸夸其谈。他喋喋不休地东拉西扯，讲到俄罗斯会计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方方面面。他的讲述很快就变成了关于行贿问题的闲扯：向莫斯科警察局行贿，向税务局行贿，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行贿（它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克格勃），向俄罗斯大众“行贿”。

不过在有些问题上，这个俄国人还是能说到点子上。比如，他就非常直白地说：“你们得搞清楚，现在市面上什么币种最坚挺，一有机会，就把资产兑换成那种形式的外币，不然你的本币资产就会缩水。我们在俄罗斯经历过百分之一千八百的通胀率，持有卢布超过几天时间就是发疯。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只是当时啊——绿票子^①是最好的避风港。至于说现在嘛，我就搞不懂了。可能是欧元吧，也可能是瑞士法郎。但绝对不是美元，美元现在太垃圾。你看最近美国的通胀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五，而且还在上升。真的，你们得赶紧抛弃美元，把所有的应收账款全部兑换掉，不换就是对不起你们公司的客户，也对不起你们自己。”

托德到最后都没记住那个俄国人的名字，反正相当长，读起来非常拗口，只记得最后两个音节是“斯基”。那位什么什么斯基刚进来没多会儿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马上让托德警醒了起来，坐直身体静听。“你们的警卫到哪里去了？大堂为什么不派人站岗？你们绝对得加强警戒！别看你们现在处理的都是账簿、U 盘、硬盘上的数据，很快你们就得搬着大批现钞进进出出。你们必须得雇几个带枪的大块头守在这儿。找那些长得最难看、块头儿最大的家伙，配上看上去最生猛最凶残的枪，车库最少要一个人，大堂一到两个。相信我，这点你

^①指美元。

绝对不会后悔！”

午宴之后，在长长的会议桌另一端，有人委婉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公司每天都在自行计算各种货币的贬值幅度，那么累积起来的差额，具体该怎么记入账簿呢？菲利普·Y·博尔德罗正打算回答，就被那个俄国人抢去了话头。俄国人的话让包括托德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说：“编呗！随便瞎编一个听上去站得住脚的理由就行。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本身就是瞬息万变的。谁会在乎那些细节？你的账目说不过去的时候，编个理由就可以。”

这时，老迈耶清了清嗓子，发话了。很明显，他对俄国人的说法非常不满。他反驳道：“我们绝对不会‘瞎编’任何东西，我们会完善我们的会计业务流程，找出最好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我们会建造严密的计算机模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建造市场趋势预测模型。”在这之后，那个俄国人几乎一整天都没再开口。很明显，老迈耶在俄国人身上投入的两万美金很不值得。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人们本想通过开会解决的疑问依然如故。

第二天一早，托德乘坐清晨五点三十分的飞机返回了西雅图。

空中小姐打断了托德的沉思，她正在沿着过道检查行李架，以免有顾客遗忘了物品。托德站起来，从头顶的行李箱中取下自己唯一的一件随身行李，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他去芝加哥的时候从不托运行李。

因为不需要领取托运的行李，托德下飞机后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坐上了自己的道奇皮卡^①。停车场就在普尔曼-莫斯科机场外

^①美国道奇公司生产的一种小型多用途卡车。

的马路对面，取车很方便，跟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完全不同。那边的大型机场航站楼，光通道就有几英里长，取行李的转盘有几十个，停车场也有好几平方英里，停车一天就要收你二十美元。五十分钟后，托德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农庄门口，索娜迎了出来，在车旁叫着、跑着、摇着尾巴。平安回家的感觉真好。

玛丽从前门出来，给了托德一个长长的拥抱。在托德取出行装的时候，他们聊着最近发生的一切。

危机来临之前早有征兆。早在世纪之交，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已经失控，债务和赤字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到了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市场崩溃，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政府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投入资金救市。赤字更加泛滥，债务问题蔓延的速度惊人，扭转这一趋势的难度又的确太大，所以人们选择了无视。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发布过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里面提到，当时，就算只是为了支付国债的利息，也需要用上联邦政府全年度百分之百的个人所得税、百分之百的公司所得税和营业税，再加上百分之四十一的社保税。危机爆发之前，国债的利息已经占到了政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六。

政府的债务以每天九十亿美元的幅度剧增，相当于一秒钟增加一万五千美元。官方公布的国债总额是六万亿美元，而非官方的国债总额，包括过期末偿付的债务如退休金、长期债券和军人养老金等等，总额超过了五十三万亿美元。即便是保守的官方数字，也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并以每年百分之十八的复利率增长。当年中央政府新增债务的规模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时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但经济停滞、利率飞涨、通胀率居高

不下，三重压力让总统苦不堪言。在公开场合，他依然乐观地宣称正在着手“消除赤字”，但私下里，他也承认现有的低赤字是通过把越来越多的支出项目放在“预算之外”的方式实现的。在无数的会计技巧和移花接木的手段背后，真正的财政赤字一直都在攀升。各级政府产生的财政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当年七月份，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和总统进行了一次秘密磋商。美联储主席指出，即使国会可以平衡政府收支，政府的负债规模还是会以不可抗拒的势头迅速扩大，因为以往债务的复利率负担太重。总统先生对分类收支账目表和统计数字没什么兴趣，他的国家在经济数字方面表现还不错，股市也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新高，要顺利完成自己的任期，只要继续例行公事得过且过就可以了。于是总统并没有费心去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反而启动了新一轮大刀阔斧的信贷刺激政策，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救助，对抵押贷款债券的救助，再加上他一贯情有独钟的城市核心基础设施改造，甚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也加大了投入规模。

在欧洲，国际银行家开始公开表示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因为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到了八月中旬，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对《经济学家》杂志的一位记者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短短数小时之内，他的评论就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国债的全面违约，看来已经迫在眉睫。”他终于说出了人们一直都在担心的那个“D”打头的单词：Default^①。而且，他在说到“违约”的时候，还使用了另外一个成语“迫在眉睫”！这让美元汇率在第二天的全球市场上经历了一轮惨跌，美国国债的销售也就此一蹶不振。从日本央行

①违约。

开始，各国央行和国际货币机构纷纷开始抛售名下数以万亿计的美国国债。他们中再也没有一家愿意接受风险极大的美国长短期国债，美国长期国债的售价很快就开始按照票面价值两折出售。

接下来的动向，就是各种类型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不约而同地抛售美元证券类资产，无论企业股票、债券还是国债，任何以美元计算的资产都在被抛售之列。在做出了一些支持美元的表面努力之后，大多数欧盟国家和日本都宣布，今后将不再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

为了偿还不断膨胀的债务，美联储决定采取一个关键性的战略步骤，也就是进行债务货币化——通过印钞解决掉当前负债的大部分。美联储已经持有六千八百二十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债券被当做“资产”对待，因为它可以给美联储提供增加货币供给的理由。短短几天之内，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就增加了一倍以上。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美元，在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官方公布的通胀率达到了百分之十六。而让美联储感到失望的是，经济并没有复苏的迹象。贸易收支平衡的数字越来越糟，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没有起色。

为了应对危机，华盛顿特区的议员们才想起要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但他们失望地发现，大多数支出项目根本没有削减的可能，联邦预算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用于支付政府应该承担的薪金待遇等项目。这些项目都已经有了法律保障，其中很多甚至设立了在通胀条件下的自动调整机制，所以联邦财政支出还会继续增加。压力主要来自于存量负债的利息负担，随着利率的上升，利息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想让投资者购买半年期的国债，就要把利率定在百分之八十五。到八月底，财政部已经彻底停止了长期国债的招标拍卖。通货膨胀率已经太高，根本没有人愿意给山姆大叔提供长期贷款。成了

惊弓之鸟的美国投资者不再相信美国政府，不再相信美国股市，甚至不再相信美元。到了九月份，工厂新订单数量和新售房屋数量都已经下降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公司无论大小，纷纷开始裁员，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失业率就从百分之十二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

但最终引发社会恐慌的，却是股市的崩溃，它最早出现在十月初。牛市已经持续多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赶上了势不可当的时代。每月都有一千五百亿到两千亿美元新增共同基金^①投入股市。共同基金太受欢迎，以至于上市的共同基金数量超过了上市实体企业的数量。到二〇〇九年，经营中的股票经济机构达到了二十四万家，这简直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演。危机爆发之前，道琼斯工业指数股票的平均交易价格达到了六十五倍的收益率，相当于二〇〇〇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水平。市场行情攀升到了难以想象的高位，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人们不可遏止的贪婪。

美元汇率崩盘之后不久，股市就已经被恐惧左右。跟以前的历次股灾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金融市场崩溃的速度很慢，这主要是因为交易市场的停牌系统在起作用，这个系统是在一九八七年华尔街危机之后设立的。一九八七年那次，股指在一天之内一跌到底，而这次，道琼斯指数花了十九天的时间跌去了七千五百五十点。如此大的下跌幅度，让二〇〇〇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事件相形见绌。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任何“股票市场专家”预料到股市可以下跌那么多，但事情的确发生了。只有几个永远唱反调的专家“预见”到了当时的局面。

^①共同基金是由基金经理的专业金融从业者管理，向社会投资者公开募集资金以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营利性公司型证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购买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商品或衍生性金融商品，以获得利息、股息或资本利得。

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停止所有股票的交易，那时几乎已经没有投资者愿意出钱购买新发行的股票。

由于全球各地股市息息相关，它们崩盘的时候，也是彼此影响。伦敦和东京股市受到的冲击甚至超过了美国股市，大萧条开始之后五天，伦敦证券市场就停止了交易。东京股市的行情波动尤其剧烈，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惨跌之后，只撑了三天便关门大吉。股市进入崩盘阶段之后的第二周后期，美国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挤兑。早在一个月之前，国际市场抛弃美国银行和美元的暗流就已经开始无声地涌动，而所谓的“姬无百”——也就是基本无知的百姓——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明白过来。唯一从这次危机中获益的就是那些囤积贵金属的投资者。金价暴涨到了每盎司五千一百美元，其他贵金属也相应上涨。但即使对于贵金属投资者，他们得到也无非是纸面上的财富。任何在物价飞涨初期抛弃贵金属兑换成美元的投资者，都会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因为仅仅几个星期之后，美元币值就已经彻底崩溃。

美元崩溃的原因，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做出的一项长期承诺：“所有存款都可以自动获得二十万美元保险。”当美国国内银行面临挤兑时，政府不得不兑现承诺，而能够兑现承诺的方式，也只剩下了印钞——大量印钞。很多美国公民对美联储发行的货币早就已经怀有戒心，因为一九九六年以来，大面额美钞的发行方式已经调整了好几次。

新发行钞票的颜色让美国人的心态又经历了一次冲击。这些纸币看起来就有些“不对劲”，简直像是伪钞。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可以算“伪钞”。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美元币值已经与贵金属脱钩，支撑其币值的，只是一些空泛的承诺。最开始只是传言，但之后传言得到了确认——联邦造币厂的确在改变自己的印钞工艺，原本用来印制一美元面额钞票的印刷机，被用来印制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面额的钞票。

这让一般老百姓更加失去了对美元的信心。

因为日夜不停地印制品质欠佳的货币，超级通货膨胀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短短三天，通货膨胀率就从百分之十六攀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五。在此之后，几天之内通胀率连创新高：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一百一十、百分之三百一十五，最终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百分之两千一百，货币贬值的速度让人联想起数年前的津巴布韦。因为贬值速度过快，美元汇率开始每小时调整一次，汇率的变化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拼命花钱，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手里的美元换成汽车、家具、工具、稀有硬币等等任何可以买到并能存放的东西。这让经济进入了过热状态，有点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越来越多的纸币在追求着越来越少的商品。

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想要遏制急速增长的通胀率，不禁止印钞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政府又真的无法停止印钞，因为储户还在源源不断地拥向银行，要取走自己的全部存款。一位电台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说，此情此景“就好像看到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要把自己吞吃掉”。华盛顿特区的官僚们能做的只是呆呆地看着。早在数十年之前，政府开始放任财政赤字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祸根，现在他们是自食其果。那些还有工作的工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超级通货膨胀对自己收入造成的影响。他们要求每天的工资报酬按照通胀率进行调整，有的甚至要求雇主按日发放工资。

只有固定数量收入的公民，在超级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两周内就已经彻底破产。这其中包括了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人士，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群，以及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人们。当一罐豆子可以卖到一百五十美元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胀率突破百分之一千之后，骚乱很快就开始出现。底特律、纽约和洛杉矶是最先出现

全面骚乱和洗劫的城市，很快，骚乱就蔓延到了大多数其他城市。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刚刚下跌一千九百点的时候，托德·格雷就向他的求生小组中六位住在芝加哥的成员打电话，呼吁他们“动员”起来。他随后还给他们群发邮件，重申自己的号召。凯文·伦德尔不需要电话联络，过去三天，他每天都来托德家里共进晚餐，饭后两人会进行一番长谈。求生小组中的多数成员都同意了托德的建议，准备尽早赶到爱达荷州格雷家的农场。

为数不多的质疑来自莱顿一家和丹·方。托德给丹打电话的时间比较早，去会计公司开会回来之前就打了。丹听完了托德要说的话，然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托德。不过你还记不记得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你的反应？那时候你都吓傻了，胆子比鸡仔还小，不过结果你也看到了，天没有塌下来，不是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开的那个什么‘紧急会议’，就在汤姆家里。那次你恐慌得要命，我记得你一边开会，一边还让玛丽给我们装弹夹。那么，你怎么知道这次不是虚惊一场呢？”

丹的疑问在几天之后上班的路上被彻底打消了。当时他看到很多人排队，队伍长得可以穿过整个街区。他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发现队伍的尽头是哥伦布大街的第一芝加哥银行。“哦，我的天哪！”他大声对自己说，“这才刚刚早上六点钟，他们就排了这么长的队。看来这一回情况真的有点不妙了。”这时他才回想起来，银行挤兑正是托德强调的“灾难先兆”之一。

转过弯之后，丹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不禁停下车和其他司机一起凝望。有个男人正在拿轮胎撬棍死命地砸一台自动提款机，那台提款机里很明显没有钱，不知道是正常用光，还是被银行有意关